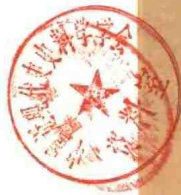


13.06

長泰文史資料



2

1981

44/30/50

長泰文史資料

一九八一年 第二期

政协长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一九八一年九月



封面题字：罗丹
封面设计：黄启根

• 内部刊物 •

编辑者：政协长泰县委员会

《长泰文史资料》编辑室

出版日期：一九八一年九月

通讯处：福建省长泰县城关

目 录

《长泰文史资料》

一九八一年 第二期

革命史料

解放长泰县城纪略 ----- 黎 明 (1)

坂里筹粮血战记 ----- 黎 桂 (7)

历史人物

郑成功父子三次进军长泰初探 ----- 黄文英 (13)

文史资料

留法勤工俭学的回忆 ----- 陈德恩 (31)

蒋介石在长泰的丑闻 ----- 渭 奇 (43)

我所认识的叶文龙 ----- 汤 涛 (47)

文物考古

陈巷公社美彭、新吴大队

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遗物的发现 ----- 李冬雨 (53)

枋洋公社林溪温泉出土青铜器 ----- 宛丘 王利 (59)

东厝文史点滴 ----- 杨瑞仁 (61)

县史考究

漫谈长泰命名由来 ----- 陈 敬 (63)

山川风物

天 柱 山 ----- 黄 贵 (69)

补 白:

郑成功拜访张际熙 ----- (72)

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 (6)

《叶文龙其人其事》补遗 ----- (62)

龙津溪沿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 (46)

天柱山·绍熙题名 ----- (5)

解放长泰县城纪略

黎 明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伟大的解放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地向发展。第二野战军的一支先遣部队，突破长江天险，一鼓作气，猛追穷寇，连克闽北重镇建阳、建瓯、南平。活跃在闽北、闽东、闽中、闽西南游击区的人民武装力量纷纷起而响应。中共闽粤赣边区纵队于五月间相继解放诏安、安溪。国民党反动派已濒临全面崩溃。长泰人民所盼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第三野战军主力部队继解放上海之后南下福建。八月十七日解放了福州。经过短期的体整，以高屋建瓴之势向漳州、厦门进军。

九月上旬，我三十一军的一支先锋部队，餐风宿露，经历艰辛，穿插于永春、南安、安溪、同安边界接壤的崇山峻岭之间。在中共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八支队第四团的配合下，经龙门岭、沃内、芦溪，于九月五日（农历闰七月十三日）进驻长泰县境的美官。越三日，转林墩，等待战机以解放漳州、厦门。后续部队则取道草洋，经天竺岩、大寨岭，南下枫洋、岩溪，以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瓦解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力量，为解放漳州扫除障碍。解放大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关系亲如鱼水，沿途所到之处，群众欣然相告：“是当年的红军回来了！”

九月十八日（农历闰七月廿六日），参加解放漳州战役的各路

大军，已按照统一的作战部署紧急动员起来了。进抵岩溪的九十二师二七六团，接受了全歼盘踞在长泰县城的敌“东南反共救国军闽南纵队龙澄泰支队”（代号“2021”）的战斗任务，抓紧战时，召集参与作战单位的营、连、排指挥员，制订作战方案。团指挥员段广高下令从岩溪出发，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二营，沿泰岩公路南下，抢占城北县后山，拔掉周围的火力点，解放城关。配合攻城的第一营，从侧翼迂回，分为两路，钳制县城东、西、南三面，切断守敌的逃路。西路从上蔡绕牛舌石，经大枋、大银塘、小银塘，扼据珠浦、九东，与挺进九龙江北岸的兄弟部队相呼应。东路从大目涉水东渡，南下溪东，抢占龙津溪南岸石岗山制高点，俯瞰县城，并控制官塘、五里亭一线。与此同时，另一支作战部队，占领角尾，经马洋、仙境、南坑、坂头，跨过龙津溪，控制九龙江北岸，配合兄弟部队解放漳州。十八日下午四点多钟，各路大军陆续进入预定位置，蜷缩孤城的守敌已陷入重围，如同瓮中之鳖。我侦察排长周仙池化装入城，发现守敌在伪县政府门口和城隍庙旁边的交通要道，赶修新的工事，宣布戒严，清查户口，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全城。

夜幕低垂，龙津溪两岸一片寂静。突然，听到三响清脆的枪声，这是接近溪东的我先头部队隔岸向城关鸣枪警告，城内毫无反应。停了好一会儿，城关东面堤岸敌炮楼向溪东开火，我方的轻机枪揭开了战斗的序幕。双方火力交织，断断续续地打了半个钟头，预先化装进城的突击队战士，趁敌人猝不及防，包围了位于县城中心的市场南面炮楼（旧址在今县总工会厕所附近）。昏黑之中，突如其来一阵急促而稠密的枪声，“缴枪不杀！”躲在炮楼里面

的敌兵，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怎么一回事，就把枪缴了。从俘虏的谈话中，很快就把情况搞清楚了，原来东、南两个炮楼是一个连防守，当官的早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当兵的多是本县被迫参加的农民，谁也不愿打仗。于是，突击队直插东面堤岸炮楼的侧背喊话：

“解放军不虐待俘虏！”东炮楼里的士兵们有的早就换了便衣，有的卸了军装来不及甩掉帽子，一会儿都聚集到下水市缴了枪。

这时刻，已经是九月十九日（农历闰七月廿七日）的凌晨。后路的部队已陆续从溪东涉过龙津溪，封锁了伪县政府的南大门。敌特务连的轻机枪“哒哒哒”地乱射。二营主攻部队也已经从北门糖寮一带发起攻击，朝县后山开火。县后山炮楼里的一个班守敌，匆忙架起轻机枪，慌慌张张地打了起来。敌人的火力暴露之后，我方密集射击，把它压住，掩护尖刀班出击。经过大约一个钟头的交火，尖刀班已包围了文明书院（旧址在今第二招待所邻近），并且三人一组地匍匐前进，从东、西、北西三面逼近县后山炮楼的外围工事。剧烈的枪声早已把书院里的守敌（一个连）从睡梦中惊醒，敌连长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将随身携带的驳壳枪和左轮枪丢入书院门前的字纸埕里，急急忙忙逃下山去。这个连刚刚拼凑起来没有几天，搅得很乱成一团，谁也顾不了谁，解放军一到，就纷纷投降。县后山上炮楼里的守敌，听得见下面书院里“缴枪！”的喊话，有的抱起机枪，连滚带爬地溜了，来不及逃跑的都当了俘虏。

主攻部队控制了县后山制高点，就支起六〇炮，把伪县政府后院的围墙打穿了一个大洞。躲在碉堡里的敌特务连，胡乱向墙外开枪，南大门三面二事的轻机枪也疯狂地扫射，敌“龙澄泰支队”司令兼伪县长连英豪（即连光沛）趁一片混乱，仓惶逃遁。残敌惊慌

乱窜，无可逃脱于被歼的结局。此时，蹲在登科山的敌一个连（龙溪保安队）已不战而溃。

攻占县后山炮楼，这是对敌人的致命一击。至此，只剩下海澄保安队一个连还在作绝望的挣扎。我二营四连长王业宝用（日本造）连珠枪发出信号指挥夜战，各个战斗小组吹哨子互相联络。其中一路化装成敌“搜索连”，通过北门巷南下，把伪武安镇警备班的枪缴了。接着，住在城隍庙里的海澄保安队，也大部放下武器，只剩少数残敌，躲在水晶山炮楼里，凭借有利地形，继续射击。我主攻部队从北面用（俄式）重机枪狠狠地把它盯住。敌连长强迫士兵顽抗，梦想夺路突围，被我强大的火力压了下去。大约三点多钟，我炮兵赶到，只听得“轰轰”的震天巨响，两发八二迫击炮弹连续命中目标，水晶山炮楼的一角哗啦啦地崩塌下来。“打很好！”排长毕可范率领步兵，迎着硝烟冲上去，只见伪迫长被炸翻在地，士兵多被砸得头破血流，举手投降。少数残敌哇哇嚎叫，狂奔乱跑，把轻机枪也丢了，狼狈地向西南逃窜。

投掉了敌人的最后一个炮楼后，绿色信号弹从四面冉冉升起，枪炮声停了下来，解放长泰县城的战斗胜利结束了。打扫战场，清查战果：活捉敌“龙澄泰支队”副司令连城（即连金城），打死打伤和俘虏敌官兵三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三百支，其它武器和弹药各一部。

英勇善战的野战军指挥员、战斗员和闽粤赣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的支援下，乘胜追歼逃敌，解放了漳州和闽南的大片土地。十月十七日，挥戈渡海，解放厦门岛。长泰人民和金国广大地区人民一道，欢呼胜利，庆祝解放。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天柱山 绍熙题名 · 十得 ·

天柱山上的摩崖石刻，年代最早的是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黄淳父题名。刻在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杨莹锺《管侯兴复天柱山记》和南宋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知长泰县事长乐陈春伯（嘉熙二年特奏名进士，见《闽书》）题名的左边。全文八行，行十二字，楷书，字约二寸见方。照录如下：

建安黄淳父以□□之暇□尉	赵子充□阳丞黄公辰潮阳柯
南仲龙溪陈惟永黎明联辔来	游此岩是日雨后春融鸟鸣山
静仰霄汉于尺五小人世于秋	毫洒然四观顿忘来路之疲劳
也绍熙壬子闰春下浣八日学	生槐婿赵该侍行

《天柱山·绍熙题名》是长泰县至今已发现的、屈指可数的宋代石刻之一。它的内容旧地方志未见著录。不仅可以订正《福建通志·职官志》、《长泰县志·秩官志》诸书的疏略，而且也是探溯天柱山历史沿革的重要地方文献资料。

（上接第4版）

府的领导下，彻底地推倒了压在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翻身作了主人，把一个贫穷落后、匪祸频仍的旧长泰，建设成为社会秩序安定、初步繁荣昌盛的新长泰，并向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庸 庐

《长泰文史资料》第一期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进泰回忆录》一文后，长泰县医院的中医张祖黄同志就给县政协文史资料组送来一只题有“红杏村中酒，蒙山顶上茶”的玲珑古朴的白瓷小茶壶。原来这是当年率领工农红军送泰的罗营长临走时，送给张祖黄同志的父亲张祖黄（字植东）医师的纪念品，对张祖黄医师在城关群众大会上给罗营长担任翻译表示谢意。

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九日，进驻长泰只有三天的工农红军奉令撤回漳州了。长泰人民重新陷入无边的苦海。匪首叶文龙卷土重来，扬言要严惩敢于给红军营长当翻译的张医师。“黑云压城城欲摧”，张医师被迫全家连夜逃往厦门、龙溪县的东美乡另谋生路。一家老少流亡异乡八、九年，直到叶文龙覆灭后，才敢搬回长泰。在那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张医师一直把罗营长赠送的小茶壶珍藏在身边，睹物思人，十分亲切。张祖黄医师于去年逝世，他的老伴——八十多岁的卢淑英同志，每次见到小茶壶，就想起罗营长当年来家时的音容笑貌。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一革命文物，她决定把这只珍藏五十年之久的小茶壶，送交县政协文史资料组保存。

罗营长送给张祖黄医师的一只普通的小茶壶，物轻情义重，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艰苦创建时期留给长泰人民的一份珍贵礼物，它是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见证。

坂里筹粮血战记

——侯虎江烈士牺牲事迹

繁 桂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凌晨，我人民解放军全歼盘踞长泰城关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闽南纵队龙澄泰支队”（代号2021部队）司令连英豪残部，胜利解放了沉睡千载的古城。

长泰人民政权建立之初，民生凋敝，满目疮痍。分散窜匿本县山区的匪徒，仍然蠢蠢欲动。勒派乌单，杀害群众的事时有发生。在如此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为了支援大军解放厦门，解放了的长泰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广泛宣传、深入发动之下，万众一心，毅然担负起筹粮支前的光荣任务。政委董清辰同志、县长籍文彦同志带领全体干部分别到各区乡和广大群众一起排除干扰，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地去搞好筹粮工作。

群众很快地发动起来了，全县筹粮进展很快。就是过去有匪窟之称的枋洋、岩溪大部分乡村，所筹集的大量粮食也陆续集中在岩溪圩、城关装船，沿龙津溪水运往角尾前线“军粮筹备处”。这时隶属岩溪区的坂里各村筹粮工作，却因顽匪活动猖獗而迟迟未能开展。坂里偏处我县而南一角，在长泰、华安、安溪三县交界处，又有良冈、董凤两高峰隔绝，山峭岭陡，交通极为不便；匪首叶杨瑜在此盘踞二十余年，叶在解放前夕潜逃台湾，但其妻郭旦、妾汤秀东（匪特地下支队长）仍然纠集一批死党秘密潜伏坂里，并串通华安

~ 7 ~

匪首黄雨定等，妄图垂死挣扎，蒋匪潜伏大陆的“反共救国军福建游击总司令”李子龙（原国民党胡璉兵团副军长），也曾潜至坂里活动，阴谋建立反攻复辟据点。坂里筹粮工作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开展的。

奉令进驻坂里筹粮的副区长侯虎江同志、区委刘尚贤同志，根据县委“一、调派武装保护运粮；二、充实筹粮工作队伍；三、初期以征集粮食为主，边征边运；四、运粮路线：从坂里境内由民工挑运二十里出洋陶口，在九龙江畔的浦仔脚设站，水运到角尾交差”的指示，当即召集有关人员贯彻布置。当时粮库主任江尔逊等人多是留用人员，一闻进驻坂里筹粮，无不相顾失色。

一九五〇年元月底，侯副区长腰捆征粮三联单，带领地方干部小赵和县里派来的武装基干队，翻过海拔一千多米的良冈山进驻顽匪活动猖獗的坂里地区。时值寒冬腊月，细雨霏霏，侯副区长带领部份人员，深入叶杨瑜的老巢正达村。这个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险要。匪妻郭旦带领家人及匪目匿据高层青洋村。正边村一带群众久被叶匪统治，初慑其淫威，不敢接近筹粮队同志，筹粮工作甚难开展。筹粮队做了大量工作，深入群众挨家挨户宣传党的政策和支前工作的意义，才把粮食筹集就绪。当时村公所和粮库设在村口的“八房大祖”祠堂。侯副区长不伍布置保护收粮现场，还亲自监督过磅和分发收据。在征集粮食十多万斤后，就地封仓交当地负责保管，布置民兵护卫。

正达筹粮任务告一段落，侯副区长回到坂新安排运粮工作。从坂新通往浦仔脚的十五里山路，多是险崖深谷，还要攀越高耸峭峻的铁丁口。但侯副区长等在接粮部队、县基干队的密切配合下，

以每批运出一、二万斤的速度，将粮食运至浦仔脚下船，终于在这年春节前顺利完成了运粮任务。根据县委“要让群众过好春节”的指示，筹粮工作暂停。除留少数区武装班驻守坂新外，其他人员撤回。

春耕大忙结束后，县委决定加快坂里运粮进度，所需民工由岩溪各村抽调，每村轮运一趟。这次运粮路线延伸五里，深入到叶匪的老巢正达村。为了防止土匪合围卡住正达出口山道，政委董清辰同志亲赴坂里部署。

一九五〇年四月下旬，董政委和财粮科长韩炳秀率领科室干部及县大队等一行二十余人进驻坂新。副区长侯虎江、副区长郝喜贵及财粮干事、留驻地方的部队同志等十余人，会同甘寨村长陈木、农会主席陈田带领民工两百多人，越良冈山直接进入正达村。侯副区长又赶到坂新接受董政委关于运粮任务的部署，决定先逮捕叶匪重要头目何金璋（原伪县保安中队长），拘禁于坂新盐馆。

四月二十六日侯副区长回到正达，立即指挥民工把粮食装袋，准各次日运出。是夜民工分宿“八房大祖”粮库及附近祠堂，干部住叶匪杨瑜所建大屋。夜里，民工睡熟后，侯副区长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独自披衣外出巡视四周。

叶匪之妻郭旦为破坏筹粮工作，在筹粮队第二次进村前一天，强迫一批青年为匪。同时在叶匪老家青洋村纠集三股土匪，于四月二十六日下午倾巢两出，包围了正达村。郭匪自率一股，埋伏在北山后壁沟；来自华安的匪徒埋伏于两边庵后山；丹岩叶茂桂股匪埋伏在东寨；春芳汤丙丁股匪埋伏在南面塔溪边上墓林山。约定的攻击信号是运粮队一出发立即打响。企图惊散民工，乘乱劫夺粮食。出

发前郭匪煽动匪徒说：“打散解放军，粮食任你挑”。可是出乎匪徒的意料之外，这一天运粮队并未出发，各路匪徒久伏不见动静，垂头丧气。入夜，东、西、南三股土匪自动撤走，唯独郭匪继续埋伏在后壁沟。

次晨拂晓，侯副区长外出察看情况。恰好埋伏后壁沟的股匪潜移入村，引起群犬狂吠。侯副区长闻声奔回屋里，与副区长郝喜贵、班长封正吉同志研究决定，一面固守阵地，一面报告上级。此时电话线已被切断，无法和上级联系。不一会儿则枪声四起。在这危急关头，侯副区长猛然想起放在“楼仔前”粮库里的三联串单，已经填上几十万斤的征粮数字，万一落入匪手，将给党造成重大的损失。想到这里，侯副区长说：“我先到粮库收拾串单去”。说完急忙奔往“楼仔前”粮库，就这样和大屋里的同志失去了联络。

侯副区长奔出屋门不久，大屋即被土匪包围。近百名土匪围住大屋吵吵嚷嚷，有说爬墙登屋的，有说用石柱撞门的，情况甚为紧急。久经战火锤炼的副区长郝喜贵同志，解放军班长封正吉同志、徐明增同志，临危不惧，他们分别扼守前后门，并监视屋顶动向。悍匪叶启明暴跳如雷，伙同几个匪目果然拾来条石疯狂砸撞紧闭的大门。郝喜贵同志以“三八大盖”步枪朝撞门处“碰”的一声，子弹打穿门板，打倒了悍匪叶启明，吓得其他匪徒连忙把叶匪拖走（撤退到上运村，伤重毙命）。匪徒冲撞前门受挫后，贼心不死，改用竹竿从左右西侧缘墙登屋。可是爬上屋顶立足未稳的匪徒，很快就被班长封正吉、徐明增的密集射击扫下去。由于房屋坚固，防守严密，匪徒尽管左冲右突，始终未能得退。

坂新方面听到正达传来的枪声，知道情况有变，董政委立即带

领部队，一路由两名解放军战士跑步前导，董政委和财粮科长韩炳秀率领部份武装人员，直扑正达村前的高地正达亭，向塔溪对岸的匪徒猛烈射击；另一路由前线筹粮部队的同志组成，出石门寨后山，由东向北包抄正达村背后，抢占制高点凉伞尖，从上下运的山岔“鸡角旗”，以机枪火力扫射匪徒。一时火花飞溅，声震山谷。匪徒发现腹背受敌，惊慌失措，争先夺路逃窜。此时，丹岩叶茂桂股匪依约向正达赶来，半路上听到溃败的匪卒高喊：“顶不住，快跑！”也就转身退回龟缩丹岩。

被围在大屋里的副区长郝喜贵等筹粮队同志，辨明我援军逼近的枪声，立即开门冲出。发现二名匪徒还在劫抢粮食，立即大步追上，一枪撂倒贪得无厌的匪卒杨开珍，另一名匪卒潜入水池逃命。一场惊心动魄的筹粮和反筹粮的激战终以匪徒的计穷力竭，狼狈败窜两结束。董政委关切地带队走进大屋，副区长郝喜贵代表扼守大屋的十三位同志向董政委汇报战斗情况，并说侯副区长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为了保护粮单不致落入匪手，隻身奔往粮库收拾三联串单后，与大屋里的人失去了联系，至今情况不明。

原来，侯副区长直奔“楼仔前”粮仓时，悍匪叶清垂（叶杨瑜族侄）已带领十多名匪徒突袭粮仓，开枪打死甘寨村长陈木。侯副反长侧身门边向匪徒射击，将这股匪徒顶住。但这时匪徒已全部进村，抓走甘寨村农会主席陈田（后来把陈田同志杀害在下运中洲），并包围筹粮干部驻地的大屋。以叶清垂为首的十多名匪徒，既被侯副区长顶住不能前进，双方形成对峙。侯副区长为防止出村路口被土匪切断，与坂新方面的同志失去联络，决意把匪徒吸引到路上，以便取得坂新方面的援助。他一口气奔出一百多米。待土匪

发觉时，侯副区长已跑到村口“八房大祖”祠堂，再次回击敌人，并迅速转入左侧岔路，选取近路迳向村口塔溪奔去。匪徒紧紧尾追，侯副区长边跑边回枪还击。当他跑到异常坎坷、满地砾石的塔溪滩时，不得不放慢脚步。就在这一瞬间，后面土匪赶到，埋伏在岸上芦苇丛中，依托有利地形，以排枪向侯副区长射击。侯副区长虽然身负重伤，仍依傍溪滩上的磐石举枪还击，不幸胸部中弹，血流如注，几将昏厥。他自知生命垂危，乃拼尽全身最后力气，把手里的短枪对准磐石敲毁。另一支驳壳枪来不及折毁，顺手藏在“鼎嵌石”下水里。这时董政委带领的援兵赶到，可是英雄的侯虎江同志，已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塔溪之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时近中午，阴霾消逝，丽日耀天。激战过山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董政委和筹粮队的同志，以及民工和坂里的乡亲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来到塔溪石滩，在侯虎江烈士的遗体前肃立默哀致敬。侯虎江是山西省左权县后皋村人，牺牲时年仅三十岁。

如今，侯虎江烈士的丰碑，矗立在县城罗山之巅的烈士陵园。三十二个春秋过去了，烈士的英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长泰人民去建设新生活，夺取新胜利。他和一切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舍生取义的烈士们一样，英名垂千古，浩气贯长虹。

郑成功父子三次进军长泰初探

黄文英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十七世纪中期——明末清初以后，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由于清王朝的奠都北京，入主中原而日益尖锐激化。满洲贵族利用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进军北京，结末明朝二百七十六年（1368—1644年）统治以后，在政治、军事策略上的种种错误，窃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中国大地又陷入一场持续近四十年的局部战火中。

满洲贵族在夺取和巩固全国政权的斗争中，除了在军事上依仗从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清太祖1616—1626年）到皇太极（清太宗1627—1643年）长期精心建立起来的八旗精锐铁骑，横扫中原以外，政治上更以怀柔、分化等策略，极力笼络收买洪承畴^①、吴三桂^②等汉族上层文武官僚，联合血腥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和东南各地人民的武装抗清斗争。

满洲贵族还在新征服地区强制推行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破坏农业生产的圈地^③、投充^④、剃发^⑤等法令。清军铁骑所至，限期十天，“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野蛮命令，违反汉族人民数千年来全发束顶的风俗习惯，伤害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这就不能不激起广大汉族人民，包括那些崇尚民族气节，耻于腴颜事仇的士大夫阶级的誓死反抗。扬州十日^⑥、嘉定三屠^⑦，记录清军入关初期镇压东南人民的滔天罪行。

在上述特定历史条件下，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